# 9 中国人来了

新书试读

◆书名:《长津湖》
◆作者:王筠
◆出版:湖南文艺出版社

**提要:**

由于缺乏防冻经验,在这个和以后的日子比起来还不算特别寒冷的早晨,跋涉在通往战区途中的全军十余万人马,有近千人因为脚肿而不能走路。非战斗减员初露端倪,这个长期生活在中国南方的部队自此知道了一个新的名词:冻伤。

吴铁锤的前卫营作为全军的先头部队是在11月7号这天晚上过的江,十来天前,先期入朝的13兵团38军的一个师在战役机动途中遭遇美机空袭,师指挥所隐蔽在一条近百米长的隧道中,人员进进出出,结果被超低空飞行的"油挑子"发现了。四架"油挑子"轮番俯冲攻击,发射的数枚火箭弹直接打在隧洞中,引起爆炸、燃烧和浓烟,造成司政后机关干部战士200余人阵亡。所以全军部队被紧急要求,凡遇空袭,一律不准进入洞口开放的山洞或隧道,以免造成巨大损失。

吴铁锤他们自己也多次遇险。过江后的第一天,部队一整夜走了几十里山路,人困马乏,天亮后刚在树林里隐蔽休息,美国飞机就来了。开始是架侦察机,慢慢腾腾地在林子上转,转了差不多两袋烟的工夫,翅膀一斜,直直地向北边的鸭绿江飞去。趴在大树底下的吴铁锤站起来拍打拍打身上的土,摸出了碎烟沫和一指长两指宽的纸条条,才要卷根烟抽抽,打南面又响起了越来越大的飞机轰鸣声。这回来的可是三架"油挑子",机翼下黑乎乎的小炸弹都看得一清二楚。吴铁锤丢了烟沫子,边往冰凉的地面上趴,边向四周围大声喊叫:"不准动,都趴下,谁动我揍你个熊!"又扭头吼道:"吹号!"

司号员也是营部的号长陈阿毛一个激灵爬起,亮出油光铮亮的小号,腮帮子一鼓,凄厉的号音顿时掩盖了风雪呼啸,回荡在冰冻的山岭。

随着吴铁锤的指令和陈阿毛的防空号声,远远近近传来了一片"趴好"、"不许动"、"不准讲话"等此起彼伏的喊声。林子里立时变得寂静无声。

在美国人的空袭中,军直属队这一天遭遇了更大的损失。军里有一个炮兵团,是刚刚装备起来的骡马炮兵,一色的日本九二步兵炮,也是因为马匹受惊暴露了目标,给几十架敌机咬上了。从早上九点到中午十一点,轰炸机和油挑子轮番攻击,两个小时,这个骡马炮兵团就垮了,失去了战斗力,80余名干部战士阵亡。兵团唯一的机械化运输力量,40辆汽车的运输部队在空袭中同样损失惨重,剩余的几台也因为缺乏冰面道路驾驶经验而损毁严重,所载粮弹和战伤救护的紧急物品全部损失,造成战役打响后一线战斗部队连一个备用的急救包都没有。

上海人陈阿毛头枕着雕花云龙纹檀木匣铜锣一觉醒来,感觉到双脚疼得厉害。他弯起身,解开缠裹在脚板上的棉袄里子,发现眼前的脚面红且明亮,犹如刚刚出锅的发面馒头。他试探着按了按,手指压过的地方留下了一处处浅浅的圆坑,过一会才能恢复到原来的模样,这使得他十分惊奇。

陈阿毛纳闷之间,吴铁锤来到他们这间四面漏风的棚架子,听明情况,他看看陈阿毛的鞋,又按按陈阿毛的脚,对陈阿毛说:"什么鞋小了,脚肿了!"

"脚怎么会肿呢?"陈阿毛不得其解。吴铁锤说:"烫脚了?"

"烫了。"陈阿毛回答得很干脆。

吴铁锤大脑袋点点,心想这就对了。一觉起来,全营有百十号人的脚都肿了,脱了鞋子的穿不进鞋子,没脱鞋子的涨得厉害,走路都困难。这些人有个规律,睡觉前都用热水烫了脚。

吴铁锤明白了,看来水烫不烫和脚肿不肿是有直接的关系。

下期预告▶10 计划不容改变

# 2 生个孩子

**提要:**

唐妈妈早就有打麻将的习惯,每次玩起来就不着家,唐鹏是个孝子,平日里他对母亲的这个习惯一向纵容,没钱了还会时常塞点儿零花钱,可是这次却酿成了恶果。

现在唐鹏的心里很乱,也很沉,除了对母亲打麻将的厌恶,更多的是厌恶自己的纵容。若是早上一分……说不定父亲已经被抢救过来了。

唐妈妈一听这话却急了起来,"这也不能怪在我头上吧,又不是我让他中风的,再说了,他一直就是这个样子,每天都是这里痛那里痛的,谁知道他会突然就中风了呢。"

大家正说着,医生出来了。一家三口再也顾不得纠结细节,都围了上去。唐鹏先急着问:"医生,我爸爸怎么样?""中风面积比较大,抢救后,病人的生命是没有问题了,但以后的康复治疗会是长期的,你们要有思想准备。"那医生刚忙完,脸上还带着疲惫之色。

唐妈妈追问道:"那他以后就是瘫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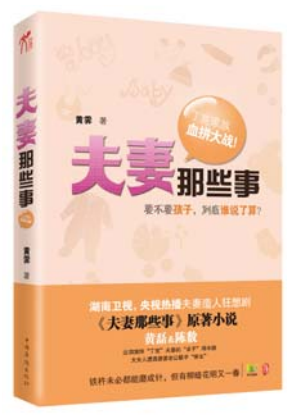
医生没有肯定也没有否定,"那要看他的康复情况,短时间内他的生活肯定是不能自理了。"

唐妈妈一拍大腿,眼眉皱在了一起:"那以后我可要苦死了。"

林君往病房里面张望:"我们什么时候可以见他?"

医生看看时间:"你们得再等一等,麻药还没过呢。"

医生走了以后,就有护士把唐爸爸转入了监护病房,快到晚饭的时间了,大家却默契地谁都没提吃饭的事。




◆书名:《夫妻那些事》
◆作者:黄霁
◆出版社:中国华侨出版社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林君说了很多安慰唐鹏的话,可她觉得他根本就没听进去多少,坐得麻了,她就站起身来来回回地踱步。天色已经全黑了,从医院的窗子望下去,隔一条街就是一片闹市区,此时各种店铺生意正旺,一片灯火通明。车流,人流,往来人群匆匆而过。那些繁华离这个白色的世界,仅仅一街之隔。

到了晚上9点多,终于有护士来通知他们病人醒了。

3个人进到病床前。唐爸爸费力地睁开眼睛,只是几天未见而已,林君就觉得他的脸颊瘦了一圈。

唐鹏伏在病床前:"爸爸,爸爸,是我,您感觉怎么样?您能看到我吗?"

唐爸爸看着儿子,伸出还能动的右手,拉着儿子的手,试图要说点儿什么,但嘴巴张张合合,喉咙里就是发不出一个清晰的音,他的眼里流出了泪,顺着眼角滴下来,浸湿了白色的枕头。

唐鹏拉着爸爸的手安慰道:"爸爸,您放心,您已经没事了,有什么话您以后再慢慢和我说,现在您先休息。"

唐爸爸却还是紧紧拉住儿子的手,那神情好像一个溺水的人,拼命地想挣扎出水,呼吸不多的氧气。

这时候,有个医生进来了,看了看一旁插着的各种仪器,确认一切正常,转身对唐鹏说:"家属还是先回去吧,病人很虚弱,需要休息,你们明天再来吧。"

唐鹏还想要和爸爸说话,林君却拉着他站了起来,"走吧,让爸爸好好休息,我们明天一早就过来。这事急不得,估计还要在医院里住一段时间,我们得去准备点儿东西,还得商量下怎么换班陪爸。"

林君说得在理,唐鹏点了点头,松开了爸爸的手,轻轻地在上面拍了拍,示意他放心。随后3个人面色凝重地走出了医院,往停车场走去。

唐鹏一边走一边自言自语:"你说爸爸他到底想要和我说什么呢?"

林君安慰他道:"你别猜了,等过两天爸爸好了,再问他。"

唐妈妈刚才在病房里一直没有吱声,此时却开了口:"你爸爸有什么放不下的,不就是要你生个孩子有后吗?他的那点儿心事,我还能不知道。"

这一句话,虽轻飘飘的,却重重地扣在了两个人的心弦上。

下期预告▶3 生不生是个问题

谱

外物之味,久则可厌;读书之味,愈久愈深

◓日识一字

**发音:**tián
**谐音:**填
**释意:**1.古人冠冕上垂在两侧的装饰物,用玉、石、贝等制成。 2.美玉:"荣重馈兼金,巡华过盈～。" 3.古通"填",填充:"金精玉英～其里。"
**用法:**1.瑱,似玉充耳也。从玉,真声。——《说文》 2.其又以规为瑱也。——《国语·楚语》 3.又通"zhèn"镇压坐席的玉器:玉瑱。

# 4 明争暗斗

◆书名:《猛虎市长》
◆作者:虞政
◆出版社:作家出版社

**提要:**

周五上午,陆虎城召开了宣传系统干部会议。主题是关于如何切实宣传《云州市产业发展战略规划》。宣传部长主持,除了市委书记蔡松坡因病缺席,几大班子的主要领导全体到齐。

会议开始的时候,气氛有些沉重而压抑。十多个小时,省委常委会的决议肯定已经像央视广告一样,在有心人身边产生反应。

大会的最后,陆虎城做了热情洋溢的总结发言。在套话的铺垫之后,他顺理成章地要求把最近一段时间定义为宣传攻坚期,求电视台、报纸、电台和党政网建立每天向市委宣传部和政府办公室汇报的工作机制,一些突发事件、敏感话题,编辑要特别把关,不允许出现任何一丝差错,影响团结稳定的政治局面。

这是一种赤裸裸的一言堂做法,与会者都明白市长的政治意图。拿破仑曾说过,三张敌对报纸比一千把刺刀更可怕。在即将到来的战争面前,舆论是他最重要的武器。

周五下午,陆虎城去了云州市第二人民医院干部病房。叶扬就要来了,在这种时刻,蔡松坡是他的另外一根稻草。他必须在叶扬来到云州之前,在蔡松坡面前表现出临危不惧的姿态,证明自己心里没鬼。同时,也要摸清蔡松坡的意思。这些年,一直是蔡松坡和他搭班子,因为张红旗,蔡松坡对陆虎城表现出彻头彻尾的支持,甚至有些纵容。在这关键的时刻,陆虎城的问题,在某些程度上也是蔡松坡的问题。

陆虎城在蔡松坡的病房待了两个小时,走出病房的一刻,他舒了一口气,蔡松坡并没有透漏出想要撇清自己的意思,相反,因为同是张红旗嫡系,蔡松坡对陆虎城表示了支持,虽然这种支持中带着些许的犹疑和批评。不过这些就足够了。

"见个面。"陆虎城用秘书罗四维的手机打给胡迁,不是问话,而是命令。

"很急吗?我约了马维仲吃饭,正在去天源的路上。"电话那边有些吃惊,他听出了是他的声音而不是罗四维。

"那我们在工商路中段那个快餐店二楼碰下头。我马上到。"陆虎城挂了电话。

陆虎城走出医院,上了车:"小罗,还有个事,上午我安排了公安局老喻一个任务,要他准备一个专门整治扒窃抢劫、入室偷盗这类案件的扫荡行动,你去催促一下。"

罗四维跟随陆虎城多年,对陆虎城的安排从来只有服从没有疑问。"好。"他简短地答应。他猜得到陆虎城肯定隐藏着另外的目的,但他既然没说,他就绝不会多问。

陆虎城当然有别的目的,就在接到通知的那天晚上,他藏在妻子那里的一个重要的首饰盒被盗了,虽然他安慰妻子不要担心,但谁都知道,在这种时刻,首饰盒里的票据足以将他击倒一百次。不管是谁指使的,这些票据决不能落到叶扬手中。

几分钟后,陆虎城到达目的地。没人会想到堂堂市长和云州首富会在这样一家不起眼的快餐店见面。今天是周末,生意非常好,他随便找了张桌子坐下,在等人的时间里,他重新理了一下自己的思路,排定了说话的先后次序。

他约胡迁见面并不是因为蔡松坡刚才批评了他,蔡松坡从来没有出现在他的黑名单上过,他今天要对付的是卢长贵,现在的人大主任,上一任市委书记。当然,他和卢长贵从来没有任何私人恩怨,甚至当年卢长贵的儿子卢忠在市政府招摇横行,他也从来漠然视之,放之任之。他和卢长贵的矛盾来自于工作上的分歧,来自于对权力的争夺。

当年,市委书记卢长贵跟市长宁仲一针锋相对,身为常务副市长的陆虎城私下跟卢长贵结成政治同盟,结果宁仲一败走云州。后来陆虎城被任命为代市长,接替宁仲一的位置,也继承宁仲一的施政方针和跟市委书记的矛盾。两人在云州明争暗斗。

两年前换届调整时,张红旗站在权力的奥林匹斯山上向陆虎城所在的权力天平一边投下了决定性的砝码,再加上锐意开拓的省长严宇提倡干部年轻化,省委最终选择了陆虎城。这两年来,冷落一旁的人大主任一直在窥伺机会,希望再显身手,就算不能重回权力之巅,至少也要阻击一下这位得意洋洋的猛虎市长。

而现在,似乎就是最好的时机。陆虎城的政治危机就是卢长贵的政治契机。

下期预告▶5 一剂猛药